

春汛(外二首)

□ 于广富

桃花水漫过石桥的膝盖时,放筏人开始整理去年存下的松木
它们将在河湾处转身,变成顺流而下的箭簇
带着整座山林的嘱托奔向未知的码头
洗衣的女人蹲在青石板上捶打被单
棒槌起落间,惊醒了沉睡的河神
他打着哈欠吐出一串气泡,裹着去冬的枯叶与今春的诺言

他的命运与河水缠绕
每天他摆渡的不只是行人,还有南岸的婚事,北岸的讣告
以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
当新桥跨过河道,他依然在晨雾里撒网
打捞沉底的往事。有时是枚生锈的顶针
有时是半截钢笔,笔管里还留着未写完的家书

在夜深时开始交谈。它们说起上游的桃花如何飘落
下游的沙洲怎样形成,说起那个投河的新娘
她的红盖头变成鱼群追逐的云霞
河水静静聆听,偶尔翻个身把所有的秘密
压进更深的淤沙,等待来年某个淘金人的铁筛

河床夜话

月光为卵石镀上银箔,这些被水流打磨的坚硬语言

摆渡人

老公的槽桩深深扎进淤泥,像

于广富,1971年生,现居山西晋中,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星星》等刊物,出版诗集《开花调里的乡愁》。

说起我们的足迹(外二首)

□ 怀钰

一连串的身影在大雪之前出门
在大雪天,我们无事生非,源于无事可做
我们可以同衣帽架比赛木头人不许动,一口气就一下午
看谁拗得过谁
大家聚一聚吧,应该来得及
论及我们的足迹
野望,灰狐、雪鸡还有白熊
旁观者读不懂我们的语言
行走孤独,雪越下越大
没人向生活妥协
绝不愿忍受顺势而为,即使默不作声
灵魂依旧以手拭剑
像是一群妄语的莽夫
在进击中变得悍不畏死

哪里有光亮,我们就到哪里去

雪中早行

大雪之后,就是冬天的末日
我们相约去郊外野钓
在大寒这天
用钓竿献祭一场化雪
唤醒一城春来
或者,依旧藐视下一场雪

独钓寒江雪

垂钓江边
黄昏的一种古老仪式
恰似早已熄灭的渔火
泛起一些涟漪,旧事重提
雾气生出灰色的世纪
夜土,泽国
灰色的港口习得江边树木的孤独

我们来来往往,走走停停

没有人泛舟经过
岸上彻底失声
月光渐渐变得可读
没有女友,只有损友
夜钓,何其孤独
下次再也不来了

用钓线敲响江面
泽国的敲钟人心里
就像江边的秋千
空荡荡
只要一阵风
就能顿时拥堵坐满

怀钰,本名周坤,2003年生,现就读于红河学院,作品散见于《中华辞赋》《青春》《滇池》《散文诗》《中国青年作家报》等报刊。

足迹消逝,没人知道我们的去处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再见(外一首)

□ 杨海

踏过失散的落叶,风卷起远方的山色
去拍一组猝不及防的照片
垂垂光幕沉寂,纤纤云帘轻移
今天是个好天气

今天清空慌乱的枝丫,剩下开心的主干

呼吸,放慢脚步
看微风摇曳,听枝叶懒散
静静地等静静的时间溜走
把心绪溶解在再见的语调里

我曾这样设想

寂静的夜里,我曾这样设想

在心底安睡,次日叫醒聊天框
下雨的世界就伸了个懒腰
如果纠缠的时间会回头
我该走在你前面,等你
还是走在你后面,看你
但昨天没有下雨
今天雨幕垂垂

杨海,云南丽江人,2004年生,现就读于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依旧平行的街道,依旧沉默的木头
世界一如既往,怀疑眼镜歪了,错觉
牵走依稀的视线,和嘴角捉个失败的迷藏



烟雨(丙烯油画)

赵晓梅绘

哈哈镜(组诗)

□ 韦可

风雨交加

风太大的时候
我看不见雨在唱歌

离开你
我才能做我自己

雨太大的时候
我看不见风在说悄悄话

泡澡
先泡进去左脚
再泡进去右脚
分开泡
会不会更凉快呢

原封不动

这瓶AD钙奶
放在我的小书包
一年了
我从没打开过
它就过期了

但我的身体
无法分开
只能同一时间
泡进水中

当时,它是奖品
像一颗星星
闪烁在我的梦中

长大后
我要把脚丫种成两棵
会游泳的树

合唱比赛

合唱时不要紧张
也用不着紧张

即使唱错
也有别人的声音
覆盖

备份

妈妈把新拍下的照片
一份放在手机
一份上传百度网盘

她说,有备无患

我突然想问
我是不是我姐姐的备份

哈哈镜

高的哈哈镜
矮的哈哈镜
胖的哈哈镜
瘦的哈哈镜

韦可,2016年生,现居昆明,作品散见于《诗刊》《新诗选》《星星》《诗歌月刊》《滇池》《文学港》《诗潮》《都市时报》等报刊。